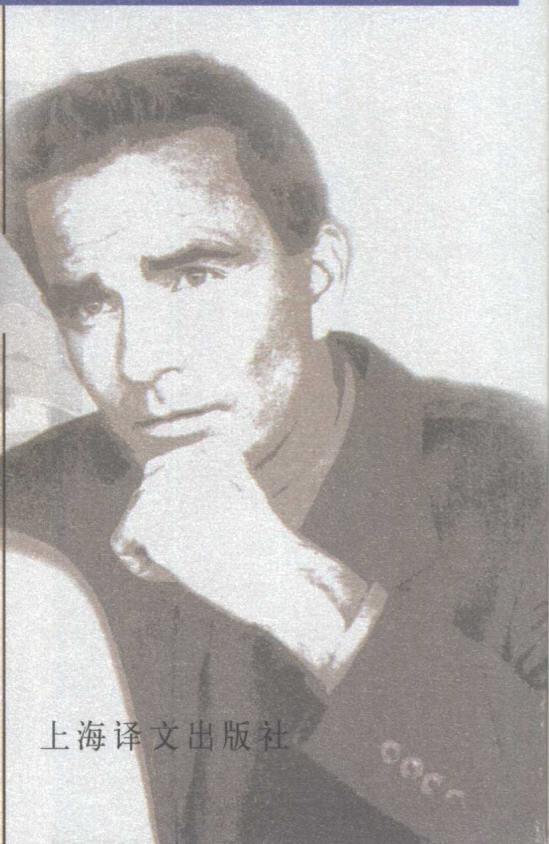


现 当 代
世 界 文 学 丛 书

文静的美國人

The Quiet American

〔英〕格·格林著 主万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现当代世界文学丛书

文静的美國人

〔英〕格·格林著

主 万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静的美国人/(美)格林(Greene, G.)著;主万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7

(现当代世界文学丛书)

书名原文: The Quiet American

ISBN 7-5327-2442-5

I.文... II.①格...②主... III.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0136 号

Graham Greene

THE QUIET AMERICAN

Copyright © 1973 by Verdant S. A.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1998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hanghai Yi Wen Chu Ban Sh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avid Higham Associates Ltd.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1999-089 号

《现当代世界文学丛书》选收现当代、重点是当代世界文坛上的名家名作, 暂定三十种。这些作品有助于读者了解现当代外国社会和主要文学流派的风貌, 并有助于我们对世界优秀文学的借鉴。

文静的美国人

[英]格雷厄姆·格林 著

主 万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75 插页 5 字数 168,000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100 册

ISBN7-5327-2442-5/I·1429

定价: 16.00 元

亲爱的勒内和凤儿，

承蒙允许，我把本书献给你们。这不只是为了纪念过去五年我在西贡和你们一块儿度过的那些愉快的夜晚，也为了我自作主张地借用了你们公寓的地址来作为我书中一个人物的住处，又借用了你的名字，凤儿。这是为了读者的方便，因为这个名字既简单又优美，还容易念，你们女同胞的名字并不全都是这样。你们俩会看到，除此之外，我没再借用什么了，当然没有借用越南任何人的特性。派尔、格兰杰、福勒、维戈特、乔——这些角色在西贡或河内的现实生活中都并无其人，而泰将军也早已死了：据人家说，是在逃跑时背上中枪毙命的。就连那些历史事件中至少有一件，也由我重新安排过了。例如，大陆酒店附近的大炸弹爆炸案发生在自行车爆炸案之前，而不是在那以后。对于这些小改动，我没有什么顾忌。这是小说，不是一篇历史。我希望它作为一部关于几个虚构人物的小说，可以替你们俩打发掉西贡一个闷热的傍晚。

你们亲密的朋友，

格雷厄姆·格林

我不喜欢有所感触：因为意志给激发起来；
而行动又是最危险的；我为一件人为的事，一件感情
用事、处置失当的事，战战兢兢；
凭我们可怕的责任感，我们最容易干出这类事情。

阿·休·克拉夫^①

这是种种新发明的专利时代——
把种种屠杀肉体与拯救灵魂的新发明，
一律全说成是具有最善良的意图。

拜伦^②

① 阿瑟·休·克拉夫(Arthur Hugh Clough, 1819—1961): 英国诗人, 以六韵步诗行组成的诗闻名。这儿引用的是他的一首诗《热爱航行》(Amours de Voyage)中的最后一节。

② 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 1788—1824): 英国大诗人, 出身破落贵族家庭, 反对专制压迫, 追求民主自由, 在投身于希腊民族独立战争中病故。代表作有《恰尔德·哈罗德德游记》、《唐璜》等。这儿引用的三行见长诗《唐璜》第一章第八十二节。

《文静的美國人》

格雷厄姆·格林(1904—1991)，
英國著名小說家。

《文靜的美國人》是其“政治小說”方面的代表作。作品以越南抗法戰爭後期為背景。在法國殖民主義者面臨失敗之際，一個年輕而文靜的美國人趁虛而入，靠一幫土匪搞恐怖活動，企圖建立所謂的“第三種勢力”，而令無辜的老百姓不斷遭受傷害。最後這個多行不義的美國人也遭到暗殺。作品對新老殖民主義的惡劣行徑作了有力的揭露和嘲諷。同時，作品還描寫了這個美國人及本書另一男主角、英國某報社駐越南記者福勒與一位漂亮的越南姑娘鳳兒之間一場愛情糾葛，大大增強了這部嚴肅作品的可讀性。

第一部

第 一 章

晚饭后，我在卡蒂纳街我的房间里坐下来等派尔；他说过，“我最迟十点钟左右来找你。”等到半夜以后，我再也坐不住了，于是下楼走到街上去。许多穿黑裤子的老婆子坐在楼梯口：那会儿是二月，我想她们是嫌床上太热了吧。一个三轮车夫慢吞吞地蹬着车向河边驶去。我可以看见在他们卸新到的美国飞机处灯火通明。长街上四处都见不到派尔的踪影。

当然，我心想，他可能是在美国公使馆有什么事一时走不开，不过那样的话，他早就会打电话到餐馆去了——他对这些小节一向很在意。我转身要回进屋子去，一眼看见一个姑娘在隔壁门口等人。我看不见她的脸，只看见那条白绸裤子和那件有花的长旗袍，可是看见这些我已经知道她是谁了。她以前就常常在这个时候站在这个地方等我回家。

“凤儿，”我说——这意思是凤凰，不过如今一切全都不再是寓言般的，火后余灰中也不再有凤凰出现了。^①她还没来得及告诉我，我已经知道，她也在等派尔。“他没有来。”

“Je sais. Je t’ai vu seul à la fenêtre.”^②

“你还是上楼去等吧，”我说。“他这就要来啦。”

“我可以在这儿等。”

“最好别在这儿。警察会把你逮去的。”

她跟我上了楼。我想到自己可以说出来的几个有刺儿的、不愉快的笑话，可是她的英语和法语全都不够好，不会懂得我的嘲讽。说也奇怪，我并没有想要伤她心的意思，甚至也没有想要伤我自己心的意思。我们走上楼梯口的时候，那些老婆子都转过头去。等我们刚走过，她们的嗓音又一起一伏，仿佛一块儿在唱歌似的。

“她们在说些什么？”

“她们以为我又回来了。”

在我房间里，几星期以前中国新年时，我陈设的一盆树，上面的黄花大半都已经落下了。它们落在我打字机的键缝里。我把那些花瓣一片片掏出来。“Tu es troublé. ①”凤儿说。

“这不像他的为人。他一向挺守时间。”

我解下领带，脱掉鞋子，在床上躺下。凤儿点着了煤气炉，动手烧水泡茶。这情景就跟六个月前差不多。“他说你不久就要走了，”她说。

“也许。”

“他很喜欢你。”

“得啦，我可不稀罕，”我说。

我看到她正在改变她的头发式样，让那一头黑发一直披到肩上。我想起以前她的头发梳得很考究；她以为那才像个大户人家的女儿。派尔有一次批评过那种发式。我闭上眼睛；她又和过去一模一样了：烧开水，叮当响着拿茶杯倒茶，夜间某一时刻的需要，而且保证我可以一夜休息得很好。

① 古埃及神话，有一种美丽、孤独的鸟，有人把它称为凤凰，生长在阿拉伯沙漠中，每五百年自焚为灰，然后从灰烬中重生，所以这么说。

② 法文，意思是：“我知道。我看见你待在窗口。”

③ 法文，意思是：“这样多麻烦。”

“他这就快来了，”她说，仿佛他不来，我需要安慰似的。

我不知道，他们两人在一起时，究竟谈过些什么。派尔为人很认真。他那一套关于远东的演讲，我早受够了。说到远东，他在远东待的月份跟我待的年数差不多。民主主义是他的另一个话题——他对于美国在为全世界所做的事情的那一套看法，说来很明确，很令人气恼。凤儿呢，她又天真无知得出奇；要是我们在谈话中偶然提到希特勒，她就会插嘴问希特勒是什么人。要跟她说明清楚，那就更困难了，因为她从没见过一个德国人或是一个波兰人，对于欧洲的地理只有一点儿最模糊的知识，尽管关于玛格丽特公主^①，她知道的当然比我多。这时候，我听见她把烟盘在床头放下。

“他仍旧爱你吗，凤儿？”

跟一个安南女人上床睡觉，就像带一只小鸟睡觉一样。她会在你的枕边吱吱地叫呀唱呀。有一个时期，我曾经觉得没有一个安南女人的嗓音有凤儿的这么好听。我伸手过去，摸摸她的胳膊——安南女人的骨头也像鸟儿的那么脆弱。

“是他来了吗，凤儿？”

她大声笑了。我听见她划着一根火柴。“在恋爱吗？”——也许恋爱是一个她不懂的词语。

“要我给你烧一袋烟吗？”她问我。

等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她已经点亮了烟灯，烟盘也已经摆好了。在她皱着眉头，凑近灯火，全神贯注地烧着一小粒鸦片烟泡时，她手上的烟签滴溜溜地转着，烟灯的光把她的皮肤照成了深

^① 指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胞妹，五十年代中她经常是英美报刊上的新闻人物。

黄的琥珀色。

“派尔至今还不抽这个吗？”我问她。

“不抽。”

“你应该让他抽上瘾，要不他就不回家来了。”这是她们中的一种迷信，认为一个情人只要抽鸦片，就总会回来，哪怕他跑到法国去。抽上鸦片，一个男人的性功能也许会受到损害，不过她们总是宁愿有个忠实的情人，那方面差一点也没关系。这会儿，她正把那个小小的烧热了的烟泡紧贴在烟斗边上捏着。我已经可以闻到鸦片的香味了。没有什么香味比得上它的。床边，我的闹钟指到了十二点二十分，不过我的紧张已经过去。派尔已经逐渐消逝了。在凤儿全神贯注，弯身在烟灯上照料着那柄长长的烟枪，像照料一个孩子那样时，烟灯照亮了她的脸。我很喜欢我的烟枪：两尺多长的一根笔直的竹筒，两头都嵌有象牙。竹筒往下三分之二的地方就是烟斗。它像一朵翻转的旋花，凸圆的周边因为经常揉捏鸦片，已经磨擦得又光又黑了。这时候，她把手腕一转，把烟签插进烟斗的小眼去，把烟泡装上，又把烟斗在烟灯上转过来，握定烟枪，等我去抽。我吸着时，烟泡就流畅地微微起着泡沫。

老烟鬼一口气能抽下一袋烟，我可不成。我总要几口气才抽得完。一抽完，我就直挺挺地躺着，脖子靠在皮枕头上，让她去安排第二袋烟。

我说，“你知道，真个的，事情非常明白。派尔知道我临睡前要抽几斗烟。他不愿意打扰我。清早，他自然会上这儿来的。”

烟签插进了烟斗，我又抽了第二袋。在放下烟枪时，我说，“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压根儿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我呷了一口茶，一手摸着她的夹肢窝。“你离开了我以后，”我说，“幸好我可

以靠这个混混。奥尔梅街那边有一家好烟馆。我们欧洲人多爱大惊小怪啊。你不应该跟一个不抽烟的男人同居，凤儿。”

“可是他要和我结婚，”她说，“就快啦。”

“当然，那又是一回事。”

“要我再给你烧一袋吗？”

“好。”

我心想，要是派尔一直不来，她这一晚会不会答应跟我睡觉，不过我知道等我抽了四袋烟后，我也就不再需要她了。当然，感到她睡在床上，大腿挨着我，那也很惬意——她总是仰着睡。早晨一觉醒来，我就可以抽上一口，也免得一个人寂寞。“派尔现在不会来了，”我说。“就待在这儿吧，凤儿。”她把烟枪递给我，摇摇头。等我把那袋烟抽下后，她在不在我身边已经没有什么大关系了。

“派尔为什么不来呢？”她问。

“我怎么知道？”我说。

“他是去找泰将军了吗？”^①

“我也不会知道。”

“他曾经告诉我，要是他不能跟你一块儿吃晚饭，他就不会上这儿来。”

“别担心。他会来的。再给我烧一袋烟吧。”在她俯身凑近烟灯时，我想起了波德莱尔^②的这首诗：“Mon enfant, ma soeur……”^③下文是什么呢？

① 泰将军，指当时越南的一个军阀泰春明(Trink Minh The)。

② 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法国诗人，法国象征派诗歌的先驱，主要作品有长诗《恶之花》等。

③ 法文，意思是：“我的孩子，我的妹妹。”

Aimer à loisir

Aimer et mourir

Au pays qui te ressemble. ①

外面河边停泊着许多船只，“dont l'humeur est vagabonde.”②我想，要是闻闻她的皮肤，那一定带有淡淡的鸦片烟香味，她的肤色也正像烟灯的小小火焰的。她衣服上绘的这种花，我在北方那些小河边曾经看见过。她像一片芳草那样天真自然；我真不愿意丢下她回老家去。

“我要是派尔就好了，”我大声说，不过我这会儿感到的痛苦是有限的，还忍受得住——这是抽了鸦片的好处。有人在房门上敲了一下。

“是派尔，”她说。

“不。他不是这样敲门的。”

有人急躁不耐地又敲了一下。她很快地起床，碰到了那棵开黄花的小树，花瓣又纷纷落在我的打字机上。房门开了。“福勒先生，”一个人大声喊着。

“我就是福勒，”我说。来的是一名警察；我才不会为一名警察起身哩——即使不抬起头来，我也看得见他穿的卡其短裤。

他用几乎使人听不懂的越南法语解释说，公安部门要我立刻去——马上——快去。

① 法文，意思是：“去悠悠闲闲地相爱，
去爱，去死，
在那个和你如此相像的国度里。”

这是波德莱尔《邀航》中的三行，第七页注③中的一句是这一节中的第一行；这三行是同一节中的第四——第六行。

② 法文，意思是：“船嘛，就爱四处漂泊。”

“是法国公安部门还是越南公安部门?”

“法国的。”在他嘴里,“法兰西”这个词听起来就像“佛朗松”。

“为了什么事?”

他不知道:他只是奉命来叫我去。

“Toi aussi,^①”他向凤儿说。

“跟女士说话,你得客气点儿,”我对他说。“你怎么知道她也在这儿?”

他只是重复了一遍,说这是他奉到的命令。

“天亮后,我就来。”

“Sur le chung,^②”他说,这是一个穿得齐齐整整、相当固执、身材矮小的家伙。跟他争吵并没有什么用,于是我就起来,打好领带,穿上鞋。在这儿,什么都是警察说了算:他们可以收回我的通行证;他们可以禁止我参加记者招待会;只要他们乐意,他们甚至可以拒绝发出境证给我。这些都是公开、合法的办法,而在一个正在打仗的国家里,合法并不是必不可少的。我就认识一个人,他的厨子突然无缘无故地不见了——他四处找寻,找到越南公安部门去,那里的警官告诉他,他的厨子给找去询问过后已经获释了。厨子家里的人从此就没有再看见过他。也许他已经参加了共产党;也许他已经给征募进了一支私家军队。这种私家军队在西贡附近很多——不是和好教军,就是高台教军,^③再不就是泰将军的部队。也许,他给关在一座法国人的监狱里。也许,

① 法文,意思是:“你也得去。”

② 法文,意思是:“得立刻去。”

③ 和好教(the Hoa-Haos):一九三九年在印度支那创立的一个民族主义佛教宗派;高台教(the Cao daists):本世纪二十年代起源于越南的一个教派,信奉佛教、基督教、道教以及孔子、雨果、孙中山、克里孟梭等人的哲学思想。

他正在华侨聚居的堤岸^①——那一带靠姑娘们大发横财。也许，在他们盘问他的时候，他的心脏病发作了。我说，“我可不走着去。要我去，你得花钱叫一辆三轮车。”一个人得保持自己的尊严。

这就是我何以到了公安部门，拒绝那个法国警官敬我香烟的缘故。抽了三袋鸦片后，我觉得脑子清楚、灵活：容易作出这类决定，不至于一下忘却主要的问题——他们找我来，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呢？以前，在几次宴会上，我会见过维戈特——我注意到他，因为他看来过分疼爱他的太太。那位太太不大理睬他。她是个装饰华丽而俗气的金发女人。这时候已经是半夜两点钟，维戈特还坐在香烟烟雾中，疲倦、颓唐，又热又闷，头上戴着绿色遮光罩，桌上摊开一本帕斯卡^②的作品，用以消磨时间。当我拒绝离开，容他单独询问凤儿后，他立即让步，只叹了一口气，这也许是表示他对西贡，对这闷热的天气，或是对整个人间情况全都感到厌倦了。

他用英语说道，“很对不住，我不得不请你来。”

“我不是给请来的，是奉命来的。”

“噢，这些本地的警察——他们不懂事。”他的两眼盯住了《冥想录》的一页，好像他仍然全神贯注在那些伤感的议论上。“我想问你几个问题——是关于派尔的。”

“你最好问他本人。”

他转脸对着凤儿，用法语严厉地讯问她。“你跟派尔先生同居了多久啦？”

① 堤岸(Cholon)：越南南部城市，现同西贡、嘉定市合称胡志明市。

② 帕斯卡(Blaise Pascal, 1623—1662)：法国数学家、哲学家，著有《冥想录》等，文笔优美。

“一个月——我记不太清楚啦，”她说。

“他付给你多少钱？”

“这一点你没有权问她，”我说。“她不是可以用钱买的。”

“她过去跟你同居过，是吗？”他突然这样问。“同居了两年。”

“我是一个新闻记者，是来报道你们的战争的——这就是说，要是你们允许我报道的话。可别要求我也向你们刊登流言蜚语的报纸投稿。”

“关于派尔，你知道点儿什么？请回答我的问题，福勒先生？我并不想问。不过这事相当严重。请你相信我，事情很严重。”

“我不是一个告密的人。关于派尔，我能告诉你的，你全都知道。年龄：三十二岁，在美国经济援助代表团工作，国籍：美国。”

“从你的口气听来，你是他的一位朋友，”维戈特说，眼光从我又移到了凤儿身上。一个本地警察走进来，送来三杯清咖啡。

“你们还是情愿喝茶吧？”维戈特问。

“我是一位朋友，”我说。“为什么不该是呢？总有一天，我要回老家去，对吗？我又不能带她回去。她跟他待在一块儿也挺好。这是一个合理的安排。而且他还要和她结婚，他这么说。他是很可能这么做的，你知道。按他的为人讲，他很不错。严肃认真。不像大陆酒店里那些大声吵闹的王八蛋。是一个文静的美国人，”我这样确切地对他下断语，就像我可能会说“一只蓝色的蜥蜴”，“一只白色的大象”那样。

维戈特说，“是的。”他似乎在他的桌子上寻找词句，好仿效我这样确切地来表达他的意思。“一个很文静的美国人。”他坐在那间闷热的小办公室里，等待我们俩谁先说话。一只蚊子嗡嗡地飞来叮人；我注意看看凤儿。鸦片烟能使人心思敏捷——也许就因为它能安定神经，稳定情绪。一切事情，即使是死亡，似乎全都